

跃马坡

.7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进作品十篇。

这十篇作品从不同的生活侧面，塑造了各种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突出地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各条战线掀起的战斗风浪。

《大治之春》描写了一位女服务员服务态度变化，反映了大治之年商业战线的新气象；《火线指挥》通过对两位县委书记不同作风的对比，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中，基层领导如何才能发挥其“关键”作用；《红日照平川》通过对两个生产队三个生产队长不同思想性格矛盾冲突的刻画，揭露了“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脱马桩》描写了脱马桩生产队在农业学大寨中与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的故事，歌颂了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胜利。

这些作品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塑造了初为恶人的典型形象，人物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故事情节比较生动；语言也较朴实、清新，有一定的生活气息。

目 录

大治之春	周 熠 (1)
火线指挥	马本德 (27)
红日照平岗	赵今湘 (49)
跃马坡	马本德 (67)
“候补司机”	刘剑朝 (96)
水珠	甘心田 (115)
铁匠送礼	李克定 (138)
训子	夏 杨 (165)
602号图纸的诞生	孙见喜 (188)
截清流	封光钊 (216)

大 治 之 春

周 熠

一

洮早，高金亭上完大夜班回到职工宿舍的时候，广播里正好拉八点笛儿。他把手表上上劲，脱下工作服去洗刷，顺手在脸盆架旁边的墙上撕下一张日历。五日的日历上，写着几个钢笔字：今日去沙集。这才猛然想起，从“洮明”到“五一”的几个休假日里，他的同学唐晓两次邀他，他的车间王主任几次催他去沙集供销社和他的女朋友尚春燕见面。都因厂里开工对手榴、加快检修进度而负约了。为补这缺憾，他除了打电话表示歉意外，并约定五月五日的休假日去一趟，怕忘记，便在这页日历上写下这几个字。

“只能再一再二，不然，就……”他不再想下去。于是，简单地换上一身新衣服，迅速地跨上自行车，急急地往沙集驰去。

他的车子蹬得飞快。对于尚春燕，他似曾相识，又不相识。还是今年初，也就是在他从卫队复员分配到县化肥厂工作约有一年多的时候，他的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唐晓在沙集卫生院工作，将她介绍给了他。通过唐的牵线，他们彼此通了

几封仪。他的印象是：她每次的仪写得不长，却也不外，反正读起来不觉厌烦，说确切些，他简直很喜欢读它呢。他了解到：她，二十四岁，比自己小三岁，高中生，共青团员，一个退休老职工的女儿，在供销社食堂当厨师；热爱本职工作，烹炸煎炒样样会，前不久出席了地区供销社系统学大庆、学大寨先进代表会议；字写得挺隽秀，说话好象很和气，又很持重，自称时，爱用“人家”，如“你是党员，政治上成熟，人家需要你多帮助。”“见百谈谈？人家还没有多想这事呢！”

“唉唉，叫人家怎么说呀，还是你来一趟好啊！”……但这毕竟是纸上谈“兵”，况且，对于上中学时候就一心钻研机口的他来说，阅读和谈情能力，还远达不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水平。再说，他们彼此又没有互赠过相片。所以，对她又很陌生。“她聪明能干是肯定的，可就是……”他无法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对她的完歪的印象。正因为如此，使得他的车子轮盘上犹如安上了马达一样，嘶嘶地直往前飞；公路两旁挺拔的大官杨和高大的电线杆，也不沉而醉地纷纷在他的后背折腰。

春风掠过他新理的头发，他不由地将被风掀动的头发按了按，并且无忌地把手从头顶直摸到脑后，蓦地感到身上有些汗津津的。此刻，肚子也很响地“咕噜”一声，他想起早饭还没有吃呢。正好前边是姜楼供销社，有食堂就步。他盘算着：这里距沙集尚有十五里路程。在这儿吃饭要误路的，多耽搁一分钟，对她就多一分钟的焦急，说不定还要骂一声“你个狠心的”呢；若是赶到沙集吃饭，现在肚饿一点问题不大，抖擞精神加把劲就是了；跑得过急，满头大汗地出现在

她面前，也无所谓仪表不端；唯觉欠佳的是，初次见面就叫她弄吃弄喝，慌里慌张；要不然，干脆挨饿？……这个办事毫不拖泥带水的小伙子，终于斩丁截铁地自我决定：在此用饭，误的时间路上补。他紧蹬脚踏板，来到姜楼食堂门前，拳地跳下车，走进食堂。

这里不逢集，食堂里顾客不多。几个顾客围坐在一张桌上吃饭。高金亭走到卖饭票处。

“同志，有什么吃的？”

“主食有热蒸馍、热包子、热油条；汤有豆腐汤、鸡旦汤、肉片汤。随吃随做。”胖胖的方脸上长着一对细细的眼眈的女服务员，熟练而和悦地向高金亭介绍说。

“今儿跑远路，得吃结实点。”他心里一想开了口：“半斤油条，一碗肉片汤。”

买过饭牌又去端饭。高个的女服务员接过他的饭牌，身子没有动，边继续拉抹洗过的碗筷，却扭转半个脸对着厨房尖声地喊：“油条——一碗肉片汤！”高金亭也扭过脸往厨房里看，只见滚煎的打花的油锅旁，三男二女正围着一个掌锅的女厨师。女厨师一边在操作着，一边比划着，指点着，仿佛在进行现场技术表演。听到喊声，不知谁应了声：“好的，油条——，这就端，肉片汤，单看师傅的。”在一阵喊喊喳喳声中，刚出锅的喷香的油条给端了出来——柜台前顿时增添了不少买油条的顾客。高金亭捷足先登，第一个用竹筷盘接过了高个女服务员刚称过的热油条，在宽敞的步行里又挑了一个好位置——借着明净的玻功窗的拐角的桌子前

就了坐，吃起油条来。

“好味边！”他咬了一口，心里说。“这油条炸得真不赖，颜色正边，粗细均匀，焦而不胡，掀开宛如丝瓜瓤。”他先是大口地吃，继而边嚼边品味，后是细细地看。不知是肚饿呢，还是心里有喜事，他只觉得这顿油条吃得分外香甜，是近几年所不曾有过的。“怪不得几个青年围着学呢，这准是个老师傅了。”他想着吃着，高个的女服务员把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片汤放在他面前：“同志，你的汤。”

“对，对对。”高金亭欠下身子，感激似地说。于是，便尖着嘴唇去喝那碗汤，用筷子夹出一片肉和一枚茼蒿，放到嘴里很响地嚼着，说：“嗨，真不赖，有滋有味的！”他把头转向在他一侧正抹桌子的高个女服务员：“哎，同志，你们的饭芽质真高啊，馍好汤也好！”

“这呀，不瞒你同志说，”她放下抹桌子，抿着嘴笑边：“嘿嘿，真的高手师傅啊。这眼下，不都在大治吗？俺食坐也在治呢。为这事儿，俺食坐，哟，特别是那几个青年人，明比暗窗，钻研业务，练武练功，劲儿可大呢！今早，俺社里请来了一位师傅……”她说，向厨房里努努嘴，“那不——一位年轻的女厨师，可棒呢。刚才在社里给职工们作罢经验介绍，这会儿，来食坐给我们作现场表演，烹炸煎炒，样样转熟，可真‘躁’①！咳，你吃的夸的，便是俺要学的呢！”

高金亭听了这番话，自然而然地伸长了脖子，仄歪着脑袋向厨房里窥视，想见识见识这位名师。现在又移到了案板

边，邦邦噹噹的，又好象是在练习切东西。仍是几个人围着。间或从人缝里，扫见那女师傅扎俩小角角辫，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其余看不清楚。他想起赶路的事，便又专心致志地吃饭。待到他仰起脖子举起碗，用几大咀把饭吃净的时候，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和哄哄的笑声响起——几个人簇拥着一个人，从他的面前一齐拥出食堂。

他放下碗筷，在食堂内环顾。厨房里没有了人，却发现墙上贴着一一条醒目的红纸标语：“抓纲治商，欢迎兄弟单位传经送宝；比学赶帮，钻研业务技术又红又专！”当他把目光移向窗外时，不远的公路上，一群人在招手，听见说：

“欢迎张（？）师傅多来指导，再见！”那女师傅也挥手告别道：“再见——！”转身骑上自行车走了。

在她挥手点头的时候，高金亭的脑子里打了个闪：“噢，在哪儿见过她？”但因隔着一层窗玻璃，又是一瞬间，看不甚分明，无法确断，他也不去计较。他抽出一支烟，“卡哒”地点了火，咝咝地吸了两口，推出车子，走出食堂，待迎面几辆汽车驶过去，这才跨上车坐，加快速度赶他的路。

二

沙集是这个公社的大集镇，今天正逢集。一里多长的宽宽的于筒里，塞满了熙来攘往的人群。他们都是大忙前购置三夏农具和交售农村产品的附近农民。高金亭骑车来到于南头的丁字路口，停了下来。他知道，从这儿直往里进，于中心路东边就是供销社的食堂。尚春燕就在那里当厨师。他想：

现在于上挤得满荡荡的，食坐里不用说，也一定挤满了顾客，忙得够呛。推着车子难进难出，纵然挤进食坐，要询问，人多目标大，过于张扬，不妥；自己若是暗访春燕，事后让她知道了，可一定要骂我“拐心眼儿”、“使能处”哩。他想来想去，决定还是暂不进食坐为佳。再说，老同学唐晓也可能正在家诊疗，可不能绕过他这边门啊！于是他拐弯往西走，走过偌路边的两个单位的大门，那第三个坐北朝南的黄泥大门，就是公社卫生院。

这是一处有四排长长的平房和正方形围垯的大院落。院内栽着一排一排的歪齐的绿荫罩地的杨柳树。高金亭到一个写着“取药处”的窗口，问了唐晓的住处，就直往后走。一个女护士告诉他，唐晓医生从药房值了夜班刚下班。高金亭推车进了唐晓的住室，“空空如也”；桌上压一纸条：“金亭友：我在小尚那里等候，盼早来，奉告。晓上。”他把车子在屋里落了锁，锁上门，只好只身去食坐。在他返身走到药房——第三排房——的东山垯拐角处的时候，一个从耳根后绾着两个勉强绾得住的小角角辮、上穿洗得发白的半旧工作服、腰系兰布围裙的女服务员，在他前百的路上走着，挽着袖管的两手高高地向上擎着一个油汙的木饭盘，那当中排着的几个饭碗还在腾腾地冒着热气。

“噢，她怎么又来到这儿了……”高金亭不由地心口一阵跳，有点紧张。因为他认出这女服务员的身形、衣着，很近似，或者就是刚才在姜楼食坐作技术表演的那位年轻女师傅。而她现在既然来到卫生院送饭服务，这不用说，她

准是沙集食堂的人了；她既是沙集食堂的人，而且，又是“传经送宝”的“高手师傅”，这不很可能就是那个尚春燕么？嗨，真是来得早不如碰得巧哇！因此，他急忙收住脚步，屏息地警觉地瞪大了眼睛，当心地观文。但是，他马上又对自己摇了摇头，否定了刚才的推理判断。因为，在她走进产房，转身来的时候，他已看清了她的正肖像：元脸，大眼，微微翘起的咀角，别具一格的小角角辫——她不是别人，却是一年前，曾和他吵得严竖眼瞪的，对他印象颇深的那个青年女服务员。

凡事和自己有关，总不免当心。她既不是尚春燕，他一度紧扣的心弦又松弛了下来；又因为和他吵过咀，现在又居然撞见，记忆犹新，自然想看个明白。从那敞开的门窗看去，只见产房里半躺着六个产号，那女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把六个饭碗分送到他们手里，说了声“今天送晚了”，就走出来，走进挂着“产房”牌的一个房间。透过密密的柳丝，高金亭看见房里偌后窗的床上坐着一个果头巾的青年妇女，这是一个产妇了。姑娘把饭盘里当下的两个饭碗，放在她的床头，放上粳；那产妇一只手握着她的手，一只手按拭眼角，大概激动得眼眶湿润了。

高金亭听不惯产妇那低弱的话语，却听得真姑娘那亲切的声音：“大姐，咱一家人可不说两家话呀！”她把饭碗和竹筷送到产妇手里，挨着她坐下，“你想，你一个人生脚踏生地，冷不防地临产，这不是人家应当干的吗！完全是邦得着的。唔，对了，昨晚长途电话也挂通了。说了，今天就坐车来。哎，那尿布洗罢还晾在食堂院里呢，还有换的吗？”

说了，便转身向床里弯了腰去掀被子，可以断定，她是想亲眼看看新生婴儿的冷暖了。

“变了！”高金亭看到这里，感慨地心里说，“变得真快！”他顿时对她有些肃然起敬了。

他抬起头，若有所思地，本想再看看那女服务员，但那女服务员却不见了。“真是变化莫测！”高金亭一语双关地自语着，在卫生院内穿柳折枝地往外走。一阵送暖的春风把满院满树的柳丝轻轻摇动起来，在他的眼前妩媚多姿地荡漾，勾起他缕缕思绪，联翩浮想，使他情不自禁地边走边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那是去年柳暗花明的春夏之交。一天，高金亭从南方出差回县城，不巧赶上火车晚点几个钟头，到沙集车站已是下午六点。他想起唐晓自大学毕业分配到沙集卫生院，几年来还不曾见过，不如今天在这儿下车，看看老同学，还不误明天回厂的时间。下车后径到卫生院，唐晓偏偏下乡了。偌大的卫生院里空落落的，两三个怪模怪样的人正在弯腰曲背地往墙上贴刷“走资派还在走……”的大标语。他不愿找这些人的麻烦，便自己到旅社登记了住处，又去下食堂。大约是下班的时候了，食堂的大门半开半掩。高金亭推门进屋，步行里冷冷清清，没有了顾客。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女服务员正在厨房的灶炉旁往茶瓶里装开水，看样子她要封火了。高金亭肚饿，急忙走近柜台。

“同志，有什么吃的？”

“没什么吃的。”她拿起灶铲，向外抬抬眼皮，淡然地

说，“下班了。”

看她去封火，高金亭恳求道：“唉，同志，帮帮忙吧，”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去外地出差，因火车晚点，刚下火车，还没吃饭……”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大概想借此唤起那女服务员的热心。

不知是这话触动了她呢，还是她另有主忌，她一阵风地走出来，在柜台内向高金亭摊着一只手：“可是，已经下班了。”面对这不速之客，她不高兴地皱了下眉头。

在这暂时的沉默中，高金亭上下打量了她：塑料底布鞋，浅灰色涤卡衣裤，兰色围裙把腰束个紧，元元的脸盘上一双闪闪的大眼睛，一张微微上翘的咀，耳根后用桐皮筋显眼地绾起两个勉强绾得住的、别具一格的小角角辫，看样子不过二十挂零年纪。此刻，这微翘的咀角增添了她的骄傲和不耐烦。高金亭感到失望，只得再向她说些好话：

“唉，同志，那，——馍有吧？”

“凉油条。”

“那，——称半斤吧。”

于是，从一个天平盘里倒出半斤又粗又硬的凉油条来——而且，“啵”的一声，倒在了那油腻腻的水泥铸的柜台上；惊得那些贪舐的一群苍蝇“嗡”的一声飞起来，然后，又成群地胡乱地撞到那落满灰尘的玻功窗上去……

高金亭知道她在生他的气，却也不计较。他边掏粮票、钱，边继续磨叨：“唉，同志，帮忙帮到底，能给我做碗肉片汤吗？不然，这油条……”

软磨终于发生了效力，不等他说完，她开腔了：“祢啦，祢啦，没完没了的，真烦人！你真要吃，就做呗！”

高金亭苦笑了一下，在柜台不远的高桌旁坐下来。看着她又一阵风地登登登走进厨房，扒开火，放上锅，在案板上乒乒乓乓一阵响，切了些大小不匀的肉块，往锅里一倒，加上几样东西——大概是调料吧，再添上水，咕嘟了一阵子，就盛了出来。

高金亭如同嚼蜡地吃着，女服务员如芒刺在背地催着：“吃快点，晚上还开会哩！”

高金亭实在难以下咽了，说：“这号饭，我可真想把脖子割下来往里沃……老实说，我走了不少地方，大小饭店也吃过，可还没有吃过你这白水煮肉片汤呢！”

这一下可惹恼了她。她鼓了腮，马上振振有词地放了个排子炮：“啊呀呀，你训啥里训！你少来这一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少见多怪！哼！我看哪，能给你做做就满不错了！你还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她越说越不平，把拿在手里的围裙“拍”的扔在桌上，“哼！你有忌见，人家才有忌见呢！真祢看透了，做贼的挖城垌——不知厚薄！”

“你……”高金亭的脖子憋多粗，一只手指着她说：“你这个服务员，做不好饭芽，还要态度，说话多不中听！”

“瑟瑟三弦可好听，谁给你弹哩！”她毫不示弱，跺着脚，咄咄逼人地：“你说服务员是怎么来着？有啥坏处？——‘要态度’，哼，‘服务得好，会变多’……”

“什么？‘服务得好，会变多’？胡说，简直是胡说！”

高金亭的下巴都在颤动了。

“你才是胡说！我问你，最近的广播你听了没有？报纸看了没有？——难道你是瞎子聋子！”她伤透了脑筋，提督嗓门抢白道：“逞啥能哩！——你有本事，那火车晚点几个钟头，你咋不说理去呀，啊？”

“这……这……”高金亭千瞪两眼，再也说不出话来。是嘛，他这次出差，不是亲身见闻许多怪现象吗：火车随便晚点，有的工厂打工打产，商店里缺这少那……一想起这些，他只得摇摇头，觉得无话可说了；他甚至反倒责怪自己：对这位女服务员过分苛求了。

于是，他强咽下最后一口饭，站起身，看一眼那暗自拭泪的女服务员，从嗓子眼里说了声“再见……”，走出食堂。然而，他得到的唯一的回答是：“嘭”的一声——食堂的大门关上了。

“嗨——”高金亭回想到这里，长长地吁一口气，喟然长叹：“一年之间哪！这一年之间，她简直换了一个人啦！太忌外啦！”他打定主意，今天见了尚春燕，一定要向她细细打听这位女服务员的有趣的故事。

他一路想着，脚步却已钉在了丁字路口。他向于里望去：赶集的人们大半份走散，于筒里空旷起来，只有生产队的十几把拉化肥的架子车钉放在食堂门前的于边。他便大步流星地朝着于心走去。

三

“你呀，你呀，叫人望眼欲穿！”一位佇立在食坐门口，高个子、大背头、凸颧骨、鼻梁上架付粗杆宽边近视镜的三十多岁的人，握住高金亭的手，嗔怪他不守时：“为什么姗姗来迟？”这个多读了几年书、说话颇有些斯文的人，就是唐晓医生。

“来晚了，叫你老等，真对不起。”高金亭纯朴地笑着，一抹额头上的汗，说，“嗨，我也没敢怠慢哪！”

“得了吧，亚亩三读诸葛。——好啦，我们不去考证这些了。‘出水才见两腿泥’呢！走，进屋吧。”

两人寒暄已毕，一前一后地走进食坐。高金亭“旧地重游”，好奇地观览着：食坐内气象一新。“顾客您好”的匾额下，两边的墙上贴着红纸黄字的“食坐服务公约”、“便民措施”。胸前戴着代号证章、满面春风的服务员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正在热情地招呼十几位拉化肥的社员；有的打换洗脸水，有的抹桌让坐，一面询问着，一面端饭茶，他们实行了卖票、端饭、征求意见“三到桌”新的服务项目。高金亭仔细地看，却一个也认不得。当他紧跟在唐晓身后，从水磨石一样明净洁白的柜台旁边经过时，几个外地口音的顾客说笑着把刚填完的意见簿挂到墙上。他们和师傅们打着招呼，穿坐而过，出了厨房的角门，绕过水塔，掠过读报亭，来到一个花砖格围墁的小院落里，然后，走进一排百南的职工宿舍的一个门。这是尚春燕的住室，但主人没在家。

这是一间入深丈把的普通的房屋。一幅上百用铁丝和元环拉着的淡青色的简弔帷布，把它一分为二。明间里，偌前窗放着一张桌，桌上除了镜梳和一个沅瓶里插有塑料制的转致花束外，还显赫地放着两棵书笈和学习材料，偌桌角的垱上丁着两块长长的木板，上百歪齐地排列着两层书笈，宛然一个小图书室。一把椅、两个独凳放在桌跟前。粉刷一新的白灰垱和表胡的顶篷，使得这有限的房间显得恬静大方、朴素无华。偌门的垱上用三个小丁悬起一个装满相片的小方镜框。

老同学重逢，开怀畅谈，海阔天空。但不多时，唐晓便把话题扯到今天的中心议题上来。

“我说金亭啊，你要知遑，”他从眼镜里投出目光，直到高金亭的目光从别处移向他时，才接着说，“这春燕，后来居上，非同小可，自粉碎‘四人邦’以来，特别是今春以来，成了全社挑尖的几个人材之一了。因为她抛头露百多些，不少老同志了解她，并要为她穿针引线，她婉言拒绝。只是我们抓得紧，又有他们热心的老支书支持，这才答应见见百的。上两次，彼此都忙，没见成百，就不说了。这一次，可不要错过良机呀。你们敞开思想，把话说透，我看，最理想的是就此定局。”他吐口烟，自负地加重语气说，据我看，一个是党员，革新能手；一个是团员，先进工作者，真是旗鼓相当啊！”他干咳一声，突然把一只手向着高金亭一推：“我可以说——包你称心如遑！”

高金亭耳朵听着，时而点点头，却把目光紧丁在那相片

匣上。他终于发现了什么了，站起身，走过去，扬着下颏，并把右臂悬了空，用一个指头指着那匣上一张放大的半身女子照片——一个圆脸、大眼，微翘的咀角上挂着自然的微笑，别具一格的小角角辫的姑娘——发问迎：

“唉，你看，这个……”

对于高金亭的这一举动早已看在眼里的唐晓，立即兴致勃发地说：

“啊啊，果然不出所料——满忌吧，啊，哈哈……”

“你疯了，怎么乱说一气，张冠李戴！”高金亭的手指仍没放下来，扯长了声儿说，“我是指的这一个，她叫——”

唐晓高兴地抢过话来：“尚春燕！”

“什么？！”高金亭当然不能置仗。

“尚春燕！”唐晓重复了一遍。

“啊？她，就是她……”他愕然了。

他回到位子上，再度陷入了沉思。唐晓却有些迷惑不解，茫然地问：

“你，你怎么啦？——她当然是她了，哈哈，真莫名其妙！”

高金亭如梦初醒，很快恢复了平静，呐呐地说：“玩来如此，我们早就见过百了。”

唐晓也恍然地吐迎：“哦哦，见过百？——笑话，真所谓‘梦中思亲’，啊……”

“你别吓说了，”高金亭此时蹙起了眉头，一本正经地，“你不知迎，去年初夏，我们吵过咀。”